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醫門法律卷十二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臣趙正池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遜

謄錄貢生臣畢所譪

醫門法律卷十二

南昌喻昌撰

律四條

凡肺痿病多不渴以其不渴漫然不用生津之藥任其肺日枯燥醫之罪也以其不渴恣胆用燥熱之藥勢必熇熇不救罪加等也

凡治肺痿病淹淹不振如曾哀朝雖孔聖不討三家僭

竊但扶天常植人紀嘿維宗社耳故行峻法大驅涎沫圖速效返速斃醫之罪也

凡治肺癰病須與肺痿分頭異治肺癰為實肺痿為虛肺癰為陽實肺痿為陰虛陽實始宜散邪次宜下氣陰虛宜補胃津兼潤肺燥若不分辨而悞治醫殺之也

凡治肺癰病以清肺熱救肺氣俾其肺葉不致焦腐其生乃全故清一分肺熱即存一分肺氣而清熱必須

滌其壅塞分殺其勢於大腸令濁穢膿血日漸下移為妙若但清解其上不引之下出醫之罪也甚有惡其下利奔迫而急止之罪加等也

肺癰肺痿門金匱諸方

金匱甘草乾薑湯

甘草四兩炙 乾薑二兩炮

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金匱射干麻黄湯

射干十三枚一云三兩 麻黃四兩 生薑四兩 細辛三兩 紫菀三兩 款冬花三兩 五味子半升 大棗七枚 半夏大者八枚洗一法半升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黃兩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金匱皂莢丸

皂莢八兩刮去皮用醋炙

右一味末之蜜丸梧子大以棗膏和湯服三丸日三夜一服

金匱厚朴麻黄湯

厚朴五兩 麻黄四兩 石膏如雞子大 杏仁半升 半夏半升 乾薑二兩 細辛二兩 小麥一升 五味子半升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麥熟去滓內諸藥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金匱澤漆湯

半夏半升 紫參五兩一作紫苑 澤漆三斤以東流水五斗煮取一斗五升 生薑五兩 白前五兩 甘草 黄芩 人參 桂枝各三兩

右九味㕮咀內澤漆汁中煮取五升温服五合至夜盡

金匱麥門冬湯

麥門冬七升　半夏一升　人參三兩　甘草二兩　粳米三合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金匱葶藶大棗瀉肺湯

葶藶熬令黄色擣丸如彈子大 大棗十二枚

右先以水三升煮棗取二升去棗内葶藶煮取一升頓服

金匱桔梗湯亦治

桔梗一兩 甘草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則吐膿血也

金匱越婢加半夏湯

麻黄六兩 石膏半斤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五枚 甘草二兩 半夏半斤

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諸藥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金匱小青龍加石膏湯

麻黄 芍藥 桂枝 細辛 甘草 乾薑各三兩 五味子 半夏各半斤 石膏二兩

右九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去沫内諸藥煮取三升强人服一升羸者減之日三服小兒服四合

外臺炙甘草湯 治肺痿咳唾多心中温温液液者

甘草四兩炙 桂枝 生薑各三兩 麥門冬半斤 麻仁半升 人參 阿膠各二兩 大棗三十枚 生地黄一斤

右九味以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內膠消盡温取一升日三服

按炙甘草湯仲景傷寒門治邪少虛多脉結代之聖方也一名復脉湯千金翼用之以治虛勞即名為千金翼炙甘草湯外臺用之以治肺痿即名為外臺炙甘草湯葢以傷寒方中無治虛勞無治肺痿之條而

二書有之耳究竟本方所治亦何止于二病哉昌每用仲景諸方即為生心之化裁亦若是而已矣外臺所取在於益肺氣之虚潤肺金之燥無出是方至於桂枝辛熱似有不宜而不知桂枝能通榮衛致津液榮衛通津液致則肺氣轉輸濁沫以漸而下尤為要藥所以云治心中温温液液者

千金甘草湯

甘草

右一味以水三升煮減半分温三服

按本方用甘草一味乃從長桑君以後相傳之神方也歴代内府御院莫不珍之蓋和其偏緩其急化其毒卓然奉之為先務然後以他藥匡輔其不逮可得收功敏捷耳今之用是方徒見諸家方中競誇神功及服之不過少殺其勢於三四日之間究不收其實效遂以為未必然耳因並傳其次第以為學者用方時重加細繹耳

千金生薑甘草湯　治肺痿咳涎沫不止咽燥而悶

生薑五兩　人參三兩　甘草四兩　大棗十五枚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按此方即從前甘草一味方中而廣其法以治肺痿胃中津液上竭肺燥已極胸咽之間乾槁無耐之證以生薑之辛潤上行為君合之人參大棗甘草入胃而大生其津液於以回枯澤槁潤咽快膈真神方也

千金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　治肺痿吐涎沫

桂枝二兩 生薑三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枚 皂莢二枚去皮子炙黑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微火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按此方即桂枝湯本方去芍藥加皂莢也芍藥収陰酸斂非此證所宜故去之皂莢入藥胸中如棘鍼四射不令涎沫壅遏故加之此大治其榮衛之上著也榮衛通則肺氣不壅矣

外臺桔梗白散 治欬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為肺癰

桔梗 貝母各三分 巴豆一分去皮熬研如脂

右三味為散強人飲服半錢匕羸者減之病在膈上者吐膿血膈下者瀉出若下多不止飲冷水一杯則定

按咳而胸滿七證乃肺癰之明徵用此方深入其阻開通其壅遏或上或下因勢利導誠先著也雖有葶藶大棗瀉肺湯一方但在氣分不能深入故用此方於其將成膿未成膿之時豫為置力庶不犯膿成則

死之遲悞豈不超乎

千金葦莖湯　治欬有微熱煩滿胸中甲錯是為肺癰

葦莖二升　薏苡仁半斤　桃仁五十枚　瓜瓣半升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葦莖得五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服一升再服當吐如膿

按此方不用巴豆其力差緩然以桃仁亟行其血不令成膿其意甚善合之葦莖薏苡仁瓜瓣清熱排濃

行濁消瘀潤燥開痰收功于必勝亦堂堂正正有制之師也

總按肺為嬌藏肺氣素為形寒飲冷而受傷久久出汗過多而不瘥氣餒不振即為肺痿其風傷皮毛熱傷血脉風熱相搏氣血稽留遂為肺癰肺痿多涎沫乃至便下濁沫肺癰多膿血乃至便下膿積凡胃强能食而下傳者皆不死也夫血熱則肉敗榮衛不行必將為膿是以金匱以通行榮衛為第一義欲治其

子先建其毋胃中津液尤貴足以上供而無絶之後世諸方錯出不一不明大義今一概不録只此金匱十五方而已用之不盡矣

虛勞門 論二首 法三十一條 律十條

虛勞論

喻昌曰虛勞之證金匱敘於血痺之下可見勞則必勞其精血也營血傷則内熱起五心常熱目中生花見火耳内蛙聒蟬鳴口舌糜爛不知正味鼻孔乾燥呼吸不

利乃至飲食不為肌膚怠惰嗜卧骨軟足酸營行日遲衛行日疾營血為衛氣所迫不能内守而脱出於外或吐或衂或出二陰之竅血出既多火熱迸入逼迫煎熬漫無休止營血有立盡而已不死何待耶更有勞之之極而血痺不行者血不脱於外而但畜於内畜之日久週身日走之隧道悉痺不流惟就乾涸皮鮮滑澤面無榮潤於是氣之所過血不為動徒蒸血為熱或日晡或子午始必乾熱俟蒸氣散微汗而熱解熱蒸不已瘵病

成焉不死又何待耶亦有始因脫血後遂血痺者血虛血少艱於流布發熱致痺尤易易也内經凡言虛病不及於勞然於大肉枯槁大骨陷下胸中氣高五臟各見危證則固已言之未有勞之之極而真臟脉不見者也然枯槁已極即真藏脉不見亦寧有不死者乎秦越人始發虛損之論謂虛而感寒則損其陽陽虛則陰盛損則自上而下一損損於肺皮聚而毛落二損損於心血脉不能榮養臟腑三損損於胃飲食不為肌膚虛而感

熱則損其陰陰虚則陽盛損則自下而上一損損於腎骨痿不起於床二損損於肝筋緩不能自收持三損損於脾飲食不能消化自上而下者過於胃則不可治自下而上者過於脾則不可治蓋飲食多自能生血飲食少則血不生血不生則陰不足以配陽勢必五藏齊損越人歸重脾胃旨哉言矣至仲景金匱之文昌細會其大意謂精生於穀穀入少而不生其血血自不能化精内經於精不足者必補之以味味者五穀之味也補以

味而節其勞則精貯漸富大命不傾設以雞口之入為牛後之出欲其不成虛勞寧可得乎所以垂訓十則皆以無病男子精血兩虛為言而虛勞之候煥若指掌矣

夫男子平人但知縱慾勞精抑孰知陰精日損飲食無味轉勞轉虛轉虛轉勞脉從内變色不外華津液衰而口渴小便少甚則目䀹衄血陰精不交自走盜汗淋漓身體振掉心膽驚怯者比比然也故血不化精則血痺矣血痺則新血不生並素有之血亦瘀積不行血瘀則

營虛營虛則發熱熱久則蒸其所瘀之血化而為蟲遂成傳尸瘵證窮凶極厲竭人之神氣養蟲之神氣人死則蟲亦死其遊魂之不死者傳親近之一脈附入血隧似有如無其後蟲日榮長人日凋悴閱三傳而蟲之為靈非符藥所能制矣醫和視晉平公疾曰是近女室晦而生內熱惑蠱之疾非鬼非食不可為也惑即下唇有瘡蟲食其肛其名為惑之惑蠱字取義三蟲共載一器非鬼非食明指蟲之為厲不為尊者諱也以故狐惑之

證聲啞嗄勞瘵之證亦聲啞嗄是則聲啞者氣管為蟲所餌明矣男子前車之覆古今不知幾千億人矣巢氏病源不容謂有虛勞有蒸病有注病勞有五勞六極七傷蒸有五蒸二十四蒸注有三十六種九十九種另各分門異治後人以岐路之多茫然莫知所適且諱其名曰痰火而夢夢者遂謂痰火有虛有實乃至克棟諸方妄云肺虛用某藥肺實用某藥以及心肝脾腎咸出虛實兩治之法是於虛損虛勞中添出實損實勞矣鄙陋

何至是耶仲景於男子平人諄諄致戒無非謂營衛之道納穀為寶居常調營衛以安其穀壽命之本積精自剛居常節嗜慾以生其精至病之甫成脉纔見端惟恃建中復脉為主治夫建中復脉皆稼穡作甘之善藥一遵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之旨也豈有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之理哉後人補腎諸方千蹊萬徑以治虚勞何反十無一全豈非依様葫蘆徒資話柄耶及其血痺不行仲景亟驅其舊生其新幾希於瘀瘵將成未成之間誠有

一無二之聖法第羣常者不能用耳試觀童子臟腑脆嫩纔有寒熱積滯易於結癖成疳待其血痺不行氣蒸發熱即不可為女子血乾經閉發熱不止癆瘵之候更多待其勢成縱有良法治之無及倘能服膺仲景幾先之哲喫力於男子童子女子瘵病將成未成之界其活人之功皆是起白骨而予以生全為彼蒼所眷注矣

虛勞脉論

喻昌曰虛勞之脉皆不足之候為精氣內奪與邪氣外

入之實脈常相反也黄帝問何謂重虚岐伯對以脈氣上虚尺虚是謂重虚謂其上下皆虚也氣虚者言無常也謂其脈之無常也尺虚者行步恇然謂其步履之不正也脈虚者不象陰也謂其脈全不似手太陰脈之充盛也皆易明也獨脈之無常從來謂是上焦陽氣虚故其脈無常果爾則下焦陰氣虚脈更無常矣觀下文云如此者滑則生濇則死濇脈且主死而寸脈之無常寧復有生理哉故氣虚者言無常也此一語明謂上氣之

虛由胸中宗氣之虛故其動之應手者無常耳乃知無常之脉指左乳下之動脉為言有常則宗氣不虛無常則宗氣大虛而上焦之氣懨懨不足也後之論脉者失此一段精微但宗越人所述損脉而引伸觸類曰脉來耎者為虛緩者為虛滯為虛芤為中虛弦為中虛脉來細而微者血氣俱虛脉小者血氣俱少脉沈小遲者脫氣虛損之脉似可一言而畢實未足以盡其底裏賴仲景更其名為虛勞虛勞之脉多兼浮大當於前人論脉

合參浮大與否所以謂男子平人脈大為勞極虛亦為勞又謂脈浮者裏虛又謂勞之為病其脈浮大手足煩春夏劇秋冬瘥男子脈浮弱而濇為無子脈得諸芤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脈極虛芤遲為清穀亡血失精脈虛弱細微者善盜汗而總結其義曰脈弦而大弦則為減大則為芤減則為寒芤則為虛虛寒相搏此名為革婦人則半産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可見浮大弦緊外象有餘其實中藏不足不顧泥遲緩微弱一端以

驗脉而脉之情狀莫逃於指下即病之疑似莫炫於胸中仲景之承前啟後豈茍焉而已哉昌不揣愚陋已著大氣論於卷首發明胸中大氣宗氣所關之重因辨岐伯所指脉氣上虛為宗氣之虛以見重虛之脉乳下宗氣在所當診固堂下指陳未必堂上首肯然不可謂門外漢也

鍼經云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氣血皆虛五臟空

虛筋骨髓枯老者絶滅壯者不復矣

按形者形骸也氣者口鼻呼吸之氣也形骸消瘦視壯盛者迥殊氣息喘促或短而不足以息視勞役形體氣不急促者迥殊病氣不足懶語困弱是正氣内虧視外邪暗助精神反增者逈殊此不可刺宜補之以甘藥甘藥正稼穡作甘培補中央以灌輸臟腑百脉之良藥此法惟仲景遵之其次則東垣丹溪亦宗之但東垣引以證内傷而不及外感丹溪引以證陰虛

而不及陽損此聖域賢關之分量也

秦越人發明虛損一證優入聖域雖無方可考然其論治損之法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營衛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即此便是正法眼藏使八十一難俱倣此言治何患後人無具耶

原氣虛與虛損不同原氣虛可復虛損難復也至虛損病亦有易復難復兩候因病至虛者緩調自復因虛

致損者虛上加虛卒難復也故因病致虛東垣丹溪法在所必用若虛上加虛而至於損原氣索然丹溪每用人參膏至十餘斤多有得生者其見似出東垣之右然則丹溪補陰之論不過救世人偏於補陽之獘耳豈遇陽虛之病而不捷於轉環耶

飲食勞倦為內傷元氣真陽下陷內生虛熱東垣發補中益氣之論用人參黄芪等甘温之藥大補其氣而提其下陷此用氣藥以補氣之不足也若勞心好色

內傷真陰陰血既傷則陽氣偏盛而變為火矣是謂

陰虛火旺勞瘵之證故丹溪發陽有餘陰不足之論

用四物加知母黃栢補其陰而火自降此用血藥以

補血之不足也益氣補陰一則因陽氣之下陷而補

其氣以升提之一則因陽火之上升而滋其陰以降

下之一升一降迥然不同亦醫學之兩大法門不可

不究悉之也

丹谿論勞瘵主乎陰虛者蓋自子至巳屬陽自午至亥

屬陰陰虛則熱在午後子前寤屬陽寐屬陰陰虛則汗從寐時盜出也升屬陽降屬陰陰虛則氣不降氣不降則痰涎上逆而連綿不絶也脉浮屬陽沉屬陰陰虛則浮之洪大沉之空虛也此皆陰虛之證用四物湯加黄栢知母主之然用之多不效何哉蓋陽旣虛矣火必上炎而當歸川芎皆氣辛味大温非滋虛降火之藥又川芎上竄尤非虛炎短乏者所宜地黄泥膈非胃熱食少痰多者所宜黄栢知母苦辛大寒

雖滋陰其實燥而損血雖曰降火其實苦先入心久
而增氣反而助火至其敗胃所不待言不若用薏苡
仁百合天冬麥冬桑白皮地骨皮牡丹皮枇杷葉五
味子酸棗仁之屬佐以生地黃汁藕汁人乳汁童便
等如咳嗽則多用桑白皮枇杷葉有痰則增貝母有
血則多用薏苡仁百合增阿膠熱盛則多用地骨皮
食少則用薏苡仁至七八錢而麥冬常為之主以保
肺金而滋生化之源往往應手而效蓋諸藥皆稟燥

降收之氣氣之薄者為陽中之陰氣薄則發泄辛甘淡平寒涼是也以施於陰虛火動之證猶當溽暑伊鬱之時而商飇一動炎歊如失矣與治暑熱用白虎湯同意然彼是外感外感為有餘故用寒沈藏之藥而後能補其偏此是內傷內傷為不足但用燥降收之劑而已得其平矣此用藥之權輿也

虛勞之疾百脉空虛非粘膩之物填之不能實也精血枯涸非滋濕之物濡之不能潤也宜用人參黃芪地

黄二冬枸杞五味之屬各煎膏另用青蒿以童便熬膏及生地汁白蓮藕汁乳汁薄荷汁隔湯煉過酌定多少并麋角膠霞天膏合和成劑每用一匙湯化服之如欲行瘀血加入醋製大黄末玄明粉桃仁泥韭汁之屬欲止血加入京墨之屬欲行痰加入竹瀝之屬欲降火加入童便之屬

凡虚勞之證大抵心下引脇俱疼蓋滯血不消新血無以養之尤宜用膏子加韭汁桃仁泥

呼吸少氣懶言語無力動作目無精光面色皖白皆兼氣虛用麥冬人參各三錢陳皮桔梗炙甘草各半兩五味子二十一粒為極細末水浸油餅為丸如雞頭子大每服一丸細嚼津嚥下名補氣丸

氣虛則生脈散不言白朮血虛則三才丸不言四物前言薏苡仁之屬治肺虛後言參芪地黃膏子之類治腎虛蓋肝心屬陽肺腎屬陰陰虛則肺腎虛矣故補肺腎即是補陰非四物黃栢知母之謂也

陳藏器諸虛用藥凡例　虛勞頭痛復熱加枸杞萎蕤
虛而欲吐加人參　虛而不安亦加人參　虛而
多夢紛紜加龍骨　虛而多熱加地黃牡蠣地膚子
甘草　虛而冷加當歸川芎乾薑　虛而損加鍾乳
棘刺蓯蓉巴戟天　虛而大熱加黃芩天冬　虛而
多忘加茯苓遠志　虛而口乾加麥冬知母　虛而
吸吸加胡麻覆盆子柏子仁　虛而多氣兼微咳加
五味子大棗　虛而驚悸不安加龍齒沙參紫石英

小草若冷則用紫石英小草若客熱則用沙參龍齒不冷不熱皆用之　虛而身強腰中不利加磁石杜仲　虛而多冷加桂心吴茱萸附子烏頭　虛而勞小便赤加黄芩　虛而客熱加地骨皮黄芪　虛而冷加黄芪　虛而痰復有氣加生薑半夏枳實　虛而小腸利加桑螵蛸龍骨雞肶胵　虛而小腸不利加茯苓澤瀉　虛而損溺白加厚朴　髓竭不足加地黄當歸　肺氣不足加二冬五味子　心氣不足加

人參茯苓菖蒲　肝氣不足加天麻川芎　脾氣不足加白朮白芍益智　腎氣不足加熟地遠志丹皮　膽氣不足加細辛酸棗仁地榆　神昏不足加硃砂預知子茯神

勞瘵兼痰積其證腹脇常熱頭面手足則於寅卯時分乍有涼時宜以霞天膏入竹瀝加少薑汁調玄明粉行之若頑痰在膈上膠固難治者必以吐法吐之或沈香滚痰丸透膈丹之類下之甚則用倒倉法若肝

有積痰瘀血結熱而勞瘵者其大衝脈必與衝陽脈不相應宜以補陰藥吞當歸龍薈丸

古方柴胡飲子防風當歸飲子麥煎散皆用大黄蓋能折炎上之勢而引之下行莫速乎此然惟大便實者乃可若溏泄則雖地黄之屬亦不宜况大黄乎

病勞有一種真藏虚損復受邪熱者如經驗方中治勞熱青蒿煎丸用柴胡正合宜耳熱去即須急已若無邪熱不死何待又大忌芩連梔蘗用純苦寒藥反瀉

其陽但當用瓊玉膏之類大助陽氣使其復還寅卯之位微加瀉陰火之藥是也

有重陰覆其陽火不得伸或洒洒惡寒或志意不樂或脈弦數四肢五心煩熱者火鬱湯柴胡升麻湯病去即已不可過劑

服寒涼藥證雖大減脈反加數者陽鬱也宜升宜補大忌寒涼犯之必死

治法當以脾腎二藏為要腎乃繫元氣者也脾乃養形

體者也經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氣氣謂真氣有少火之温以生育形體然此火不可使之熱熱則壯壯則反耗真氣也候其火之少壯皆在兩腎間經又曰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五味入胃各從所喜之藏而歸之以生津液輸納於胃者若五味一有過節反成其藏有餘勝克之禍起矣候其五味之寒熱初在脾胃次在其所歸之藏即當補其不足瀉其有餘謹守精氣調其陰陽夫是故天樞開發而胃和脉生矣

勞疾久而嗽血咽疼無聲此為下傳上若不嗽不疼久而溺濁脱精此為上傳下皆死證也

夫傳尸勞者男子自腎傳心心而肺肺而肝肝而脾女子自心傳肺肺而肝肝而脾脾而腎五臟復傳六腑而死矣雖有諸候其實不離乎心陽腎陰也若明陰陽用藥可以起死回生

蘇遊論曰傳尸之候先從腎起初受之兩脛酸疼腰背拘急行立脚弱飲食減少兩耳颼颼直似風聲夜卧

遺泄陰汗痿弱腎既受訖次傳於心心初受氣夜卧心驚或多恐怖心懸懸氣吸吸欲盡夢見先亡有時盜汗飲食無味口内生瘡心氣煩熱惟欲眠卧朝輕夕重兩頰口唇悉皆紋赤如傅臙脂有時手足五心煩熱心受已次傳於肺肺初受氣咳嗽上氣喘卧益甚鼻口乾燥不聞香臭如或忽聞惟覺朽腐氣有時惡心欲吐肌膚枯燥時或疼痛或似蟲行乾皮細起狀如麩片肺既受已次傳於肝肝初受氣兩目䀮䀮

面無血色嘗欲顰眉視不能遠目嘗乾澁又時赤痛
或復睛黃嘗欲合眼及時䁾卧不著肝既受已次傳
於脾脾初受氣兩脇虛脹食不消化又時瀉利水穀
生蟲有時肚痛腹脹雷鳴唇口焦乾或生瘡腫毛髮
乾聳無有光潤或時上氣撑肩喘息利赤黑汁見此
證者乃不治也
紫庭方云傳尸伏尸皆有蟲須用乳香熏病人之手乃
仰手掌以帛覆其上熏良久手背上出毛長寸許白

而黄者可治紅者稍難青黒者即死若熏之良久無毛者即非此證屬尋常虛勞證也又法燒安息香令烟出病人吸之嗽不止乃傳尸也不嗽非傳尸也

合論金匱桂枝龍骨牡蠣湯天雄散二方

本文云夫失精家少腹強急陰頭寒目眩髮落脈極虛芤遲為清穀亡血失精脈得諸芤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

天雄散 本文無

按前一方用桂枝湯調其營衛羈遲脈道虛衰加龍骨壯蠣濇止其清穀亡血失精一方而兩扼其要誠足寶也小品又云虛羸浮熱汗出者除桂加白薇附子各三分故曰二加龍骨湯得此一加減法後之用是方者更思過半矣可見桂枝雖調營衛所首重倘其人虛陽浮越於外即當加附子白薇以囘陽而助其収濇桂枝又在所不取也後一方以上中二焦之陽虛須用天雄以補其上白朮以固其中用桂枝領

藥行營衛上焦並建回陽之功方下雖未述證其治法指掌易見然則去桂枝加白薇附子得非倣此以治中下二焦之陽虛欲脫耶精矣

論金匱小建中湯黄芪建中湯二方　本文云虛勞裏急悸衄腹中痛夢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煩熱咽乾口燥小建中湯主之虛勞裏急諸不足黄芪建中湯主之

按虛勞病而至於亡血失精消耗精液枯槁四出難

為力矣内經於鍼藥所莫制者調以甘藥金匱遵之
而用小建中湯黄芪建中湯急建其中氣俾飲食增
而津液旺以至充血生精而復其真陰之不足但用
稼穡作甘之本味而酸辛鹹苦在所不用蓋舍此别
無良法也然用法者貴立於無過之地寧但嘔家不
可用建中之甘即服甘藥微覺氣阻氣滯更當慮甘
藥太過令人中滿蚤用橘皮砂仁以行之可也不然
甘藥又不可恃更將何所恃哉後人多用樂令建中

湯十四味建中湯雖無過甘之弊然樂令方中前胡細辛為君意在退熱而陰虛之熱則不可退十四味方中用附桂蓯蓉意在復陽而陰虛之陽未必可復又在用方者之善為裁酌矣

論八味腎氣丸方　本文云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腎氣丸主之金匱之用八味腎氣丸屢發於前矣消渴之關門大開水病之關門不開用此方蒸動腎氣則關門有開有闔如晨門者與陽俱開

與陰俱閟環城內外賴以安堵也其治脚氣上入少腹不仁則藉以培真陰真陽根本之地而令濁陰潛消不得上干清陽耳今虚勞病桂附本在所不用而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三證皆由腎中真陽內微所致其病較陰虚發熱諸證迥乎不同又不可不求其有而反責其無矣

論著蕷丸方　本文云虚勞諸不足風氣百疾著蕷丸主之

按虛勞不足之病最易生風生氣倘風氣不除外證日見有餘中藏日見虛耗神頭鬼臉不可方物有速斃而已故用此方除去其風氣兼培補其空虛也

論酸棗仁湯方　本文云虛勞虛煩不得眠酸棗仁湯主之

按素問云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絶辟積於夏使人煎厥已詳論卷首答問條矣可見虛勞虛煩為心腎不交之病腎水不上交心火心火無制故煩而不得眠

不獨夏月為然矣方用酸棗仁為君而兼知母之滋
腎為佐茯苓甘草調和其間芎藭入血分而解心火
之燥煩也
論大黃䗪蟲丸方　本文云五臟虛極羸瘦滿不能飲
食食傷憂傷房室傷饑傷勞傷經絡營衛氣傷內有
乾血肌膚甲錯兩目黯黑緩中補虛大黃䗪蟲丸主
之
按七傷金匱明為食傷憂傷飲食傷房室傷饑傷勞

傷經絡營衛氣傷及房勞傷但居其一後人不知何見謂七傷者陰寒陰痿裏急精速精少陰下濕精滑小便苦數臨事不舉似乎顓主腎傷為言豈有五勞分主五藏而七傷獨主一藏之理雖人生恣逞傷腎者恒多要不可為一定之名也所以虛勞證凡本之內傷者有此七者之分故虛勞發熱未有不由瘀血者而瘀血若無內傷則營衛運行不失其次瘀從何起是必飲食起居過時失節營衛凝泣先成內傷然

後隨其氣所阻塞之處血為瘀積瘀積之久牢不可拔新生之血不得周灌與日俱積其人尚有生理乎仲景施活人手眼以潤劑潤其血之乾以蠕動啖血之物行死血名之曰緩中補虛豈非以行血去瘀為安中補虛上著耶然此特世俗所稱乾血勞之良治也血結在內手足脈相失者宜之兼入瓊玉膏潤補之藥同用猶妙昌細參其證肌膚甲錯面目黯黑及羸瘦不能飲食全是營血瘀積胃中而發見於肌膚

面目所以五藏失中土之灌溉而虚極也此與五神藏之本病不同故可用其方而導去其胃中之血以内穀而通流營衛耳許州陳大夫傳仲景百勞丸方云治一切癆瘵積滯不經藥壊證者宜服與世俗所稱乾血勞亦何以異大夫其長於謀國者歟方用當歸乳香沒藥各一錢虻蟲十四箇人參二錢大黄四錢水蛭十四箇桃仁十四箇浸去皮尖右為細末煉蜜為丸桐子大都作一服可百丸五更用百勞水下

取惡物為度服白粥十日百勞水即仲景甘爛水以杓揚百遍者也

論金匱附千金翼炙甘草湯方一名復脈湯治虛勞不足汗出而悶脈結悸行動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一日死

按此仲景治傷寒脈代結心動悸邪少虛多之聖方也金匱不載以千金翼常用此方治虛勞則實可徵信是以得名為千金之方也虛勞之體多有表熱夾其

陰虚所以其證汗出而悶表之固非即治其陰虚亦非惟用此方得汗而脉出熱解俾其人快然真聖法也但虚勞之人胃中津液素虚匪傷寒暴病邪少虚多之比桂枝生薑分兩之多服之津液每隨熱勢外越津既外越難以復收多有淋漓沾濡一晝夜者透此一關亟以本方去桂枝生薑二味三倍加入人參隨繼其後庶幾津液復生乃致營衛盛而諸虚盡復豈小補哉

論金匱附肘後獺肝散丸　本文云治冷勞又主鬼疰一門相染

按許叔微本事方云葛稚川言鬼疰者是五尸之一疰諸鬼邪為害其變動不一大約使人淋漓沈沈默默的不知其所苦而無處不惡累年積月漸就頓滯以至於死傳於傍人乃至滅門覺知是證者急治獺肝一具陰乾取末水服方寸匕日三服效未知再服此方神良

再按長桑君所授越人禁方各傳其徒一人者至華元化斃獄其傳遂泯仲景醫中之聖諸禁方詎不盡窺底緼然而有其理無其事者不足尚也有其事無其理者不足尚也即有其理有其事矣而用意罕幾先之哲尤不足尚也如獺肝散非不可以殺蟲而未可以行血逐瘀所以製綏中補虛大黃䗪蟲丸一方自出手眼而授陳大夫百勞丸一方加入人參只作一服以取頓快蓋於此時而用力可圖十全其五也

迨至束手無策而取用獺肝以去其蟲蟲去其人可獨存乎然蟲亦不可不去也金匱之附肘後一方豈無意哉

附論李東垣補中益氣湯益胃升陽湯二方

東垣所謂飲食勞倦内傷元氣則胃脘之陽不能升舉並心肺之氣陷入於中焦而用補中益氣治之方中佐以柴胡升麻二味一從左旋一從右旋旋轉於胃之左右升舉其上焦所陷之氣非自腹中而升舉

之也其清氣下入腹中久為飱泄並可多用升柴從腹中而升舉之矣若陽氣未必陷下反升舉其陰氣干犯陽位為變豈小哉更有陰氣素慣上干清陽而胸中之肉隆聳為䐜胸間之氣漫散為脹者而悞施此法天翻地覆九道皆塞有瀕於死而坐困耳後人相傳謂此方能升清降濁有識者亦咸信之醫事尚可言哉夫補其中氣以聽中氣之自為升降不用升柴可也用之亦可也若以升清之藥責其降濁之能

豈不痴乎

附論朱丹谿大補陰丸四物加黃蘗知母湯二方

虛勞之證陰虛者十常八九陽虛十之一二而已丹谿著陰有餘陽不足之論而定二方與東垣補中益氣之法旗鼓相當氣下陷而不能升則用東垣火上升而不能降則用丹谿二老入理深譚各造其極無容議也前論補中益氣能升清陽設誤用之反升濁陰以致其叮嚀矣而丹谿之法用之多不效者可不

深維其故哉昌謂立法者無過而用法者不得法中之與過端四出蓋於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二語未常細心推辨耳夫陽之有餘得十之七陰之不足得十之三此所謂真有餘真不足也陽真有餘一切補陰之藥直受之而無恐多用之亦無害是則補陰在所必需矣若陰之不足者十存其三而陽之有餘者十存四五亦名有餘而實則非真有餘也究亦同歸不足而已補陰寒涼之藥尚敢恣用乎不知此義而恣

用之豈但不效其後轉成陰盛陽虛清穀盜汗等患究竟陰基已壞於前即欲更補其氣其如味之不能載何故再致叮嚀俾用昔人法如持衡在手較量於輕重之間可矣

附論嚴用和芪附湯參附湯二方

虛勞之屬陽虛者十中豈無一二嚴氏二方似不可少其方從金匱朮附湯生出投之得當通於神明其

虛勞失血宜之者尤多以其善治龍雷之陰火耳但

以參芪為君附子為佐雖每服一兩不嫌其多方中止用芪附各半入參五錢附子一兩分三服能無倒乎

水腫門 論三首合論金匱方六條 律七條附論海藏法一條

水腫論

喻昌曰病機之切於人身者水火而已矣水流濕火就燥水柔弱火猛烈水泛溢於表裏火遊行於三焦拯溺救焚可無具以應之乎經謂二陽結謂之消三陰結謂

之水手足陽明熱結而病消渴火之為害已論之矣而三陰者手足太陰脾肺二藏也胃為水穀之海水病莫不本之於胃經乃以屬之脾肺者何耶使足太陰脾足以轉輸水精於上手太陰肺足以通調水道於下海不揚波矣惟脾肺二藏之氣結而不行後乃胃中之水日蓄浸灌表裏無所不到也是則脾肺之權可不伸耶然其權尤重於腎腎者胃之關也腎司開闔腎氣從陽則開陽太盛則關門大開水直下而為消腎氣從陰則闔

陰太盛則關門常闔水不通而為腫經又以腎本肺標相輸俱受為言然則水病以脾肺腎為三綱矣於中節目尤難辨晰金匱分五水之名及五藏表裏主病徹底言之後世浸不加察其治水輒宗霸術不能行所無事可謂智乎五水者風水皮水正水石水黄汗也風水其脉自浮外證骨節疼痛惡風渾是傷風本證從表治之宜矣皮水其脉亦浮外證跗腫按之没指不惡風其腹如鼓不渴當發其汗證不同而治同其理安在則以皮

毛者肺之合也肺行營衛水漬皮間營衛之氣膹鬱不行其腹如鼓發汗以散皮毛之邪外氣通則內鬱自解耳正水其脈沈遲外證自喘北方壬癸自病陽不上通關門閉而水日聚上下溢於皮膚跗腫腹大上為喘呼不得卧腎本肺標子母俱病也石水其脈自沈外證腹滿不喘所主在腎不合肺而連肝經謂肝腎並沈為石水以其水積胞中堅滿如石不上大腹適在厥陰所部即少腹疝瘕之類也不知者每治他病誤動其氣上為

嘔逆多主死也巢氏病源謂石水自引兩脇下脹痛或上至胃脘則死雖不及於誤治大抵肝多腎少之證耳黄汗汗如蘗汁其脉沈遲身發熱胸滿四支頭面腫久不愈必致癰膿陰脉陽證腎本胃標其病皆胃之經脉所過後世名之癉水者是也夫水飲入胃不行鬱而為熱熱則營衛之氣亦熱熱之所過末流之患不可勝言皆從癉水而浸淫不已耳然水在心之部則鬱心火炳明之化水在肝之部則鬱肝木發生之化水在肺之部

則孤陽竭於外其䰟獨居水在脾之部則陰於內而穀精不布水在腎之部不但諸陽退伏即從陽之陰亦且退伏孤陰獨居於下而隔絕也故胃中之水惟恐其有火有火仍屬消渴末傳中滿之不救腎中之水惟恐其無火無火則真陽滅沒而生氣內絕其在心之水遏抑君火若得脾土健運于必救母即在肝在肺在腎之水脾土一旺水有所制猶不敢於横發第當懐山襄陵之日求土不委頹足矣欲土宜稼穡豈不難哉夫水土平

成以神禹為師醫門欲平水土不師仲景而誰師乎

水腫脉論

喻昌曰諸病辨脉以浮沈遲數四脉為綱而水病之精微要渺莫不從此四字叅出其及於弦緊微濇伏潛之脉者愈推愈廣之節目耳風水脉浮此定法也然有太陽脉浮之風水有肝腎並浮之風水有勇而勞汗之風水有面胕龎鬱壅害於言之風水治法同一開鬼門而標中之本則微有分矣抑且當汗之證渴而下利小便

數皆不可發汗可不辨而犯其戒乎脈沈曰水此定法也而肝腎並沈為石水沈伏相搏名曰水少陰脈緊而沈緊則為痛沈則為水脈得諸沈當責有水身體腫重水病脈出者死沈為水緊為寒沈緊相搏結在關元沈為裏水水之為病其脈沈小屬少陰内經明有潔淨府之法金匱治諸沈脈俱不及之另曰腰以下腫者宜利小便又曰小便自利者愈正恐沈微沈遲腎氣衰少誤用其法耳已上所論浮沈諸脈皆顯明而可解者也至

論遲數之脉謂寸口脉浮而遲浮脉則熱遲脉則潛熱潛相搏名曰沈趺陽脉浮而數浮脉即熱數脉即止數止相搏名曰伏沈伏相搏名曰水沈則絡脉虚伏則小便難虚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為水矣如是言脉截斷衆流令聰明知見全不得入豈非最上一乘乎寸口者肺脉所過趺陽者胃脉所過二脉合診者表章内經三陰結謂之水當以寸口趺陽定其診也寸口脉浮而遲浮為衛為陽遲為營為陰衛不與營和其陽獨居脉外則

為熱營不從衛匿於脈中則為潛營衛之間熱潛之邪相搏而至則肺氣不能布化故自結而沈也脾與胃以膜相連而為表裏趺陽脈浮而數胃陽不與脾陰相合浮而獨居於表則為熱脾陰不得胃陽以和反為陽氣所促而變數數則陰血愈虛而止矣數止相搏名曰伏者趺陽之脈本不伏以熱止之故而脈伏也寸口之沈趺陽之伏相搏於中則為水豈非三陰結一定之診乎然肺合皮毛者也皮膚者絡脈之所過肺沈而氣不為

克營潛而血不為養則絡脈虚脾與胃行津液者也脾伏則津液不入膀胱故小便難絡虚便難水之積者乘虚而走皮間為腫矣金匱之書觀之不解正精微所在未可釋手也寸口脈遲而濇解見二卷水寒中然以寸口定肺之診矣而肺者外合皮毛内合大腸者也外合皮毛既推皮虚所過絡脈之虚水入為腫矣而内合大腸豈無脈法以推之耶金匱又曰寸口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緊即惡寒水不沾流走於腸間以浮遲弦緊

為肺脈主水表裏之分也弦為水緊為寒水寒在肺則營衛不温分肉而惡寒肺之治節不行不能通調水道故水不沾流而但走大腸之合也即肺水者其身腫小便難時時鴨溏之互辭也以趺陽定胃之診矣而胃之或寒或熱亦即於脈之或緊或數而辨之故曰趺陽脈當伏今反緊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醫反下之下之即胸滿短氣又曰趺陽脈當伏今反數本自有熱消穀小便數今反不利此欲作水一寒一熱兩出趺陽所主脈

證寒疝瘕即石水之類腹中痛宜溫不宜下下之而傷其胸中之陽則濁陰上攻胸滿短氣也內經腫滿環臍痛名風根不可動動之為水溺濇之病風根為陽動之則乘陰疝瘕為陰動之則乘陽皆精義也熱能消穀小便數本是癉成消中之病今反小便不利此欲作水亦可見其水必乘熱勢浸淫無所不至與黃汗證大同小異耳金匱水病脈法之要全在求責有無盛虛有者求之無者求之凡屬本證兼證胸中了然無所疑惑矣盛

者責之為風為熱為腫為痛為氣強為發熱燥煩莫不有脉可據矣虛者責之為正虛衛虛營虛經虛絡虛水穀氣虛少陽卑少陰細之虛亦莫不有脉可據矣究竟脉者精微之學也昌欲傳其精微而精微出於平淡愈推愈廣愈求愈獲如水病脉出者死徒讀其文寧不悞人自悞乎風水黄汗等證脉之浮大且洪者豈亦主死乎惟少陰腎水其脉本沈者忽焉沈之烏有而反外出則主死耳又如營衛之虛其辨不一有營衛隨風火熱

上行而不環周於身者有營衛因汗出多而不固於腠理者有營衛因穀氣少並虛其宗氣胸中作痛者有營衛不和於脉之内外者有營衛阻絶於脉之上下者有營衛所主上中下三焦俱病四屬斷絶者有營衛熱胕肌膚瘍潰者一一致詳始得其精學脉者自為深造可矣

論金匱防已黄芪湯方　本文云風水脉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黄芪湯主之腹痛加芍藥

脉浮表也汗出惡風表之虚也身重水客分肉也防已療風腫水腫通腠理黄芪温分肉補衛虚白术治皮風止汗甘草和藥益土生薑大棗辛甘發散腹痛者陰陽氣塞不得升降再加芍藥收陰

論金匱越婢湯方　本文云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脉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越婢湯主之　裏水者一身面目黄腫其脉沈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如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也越婢加术湯主之前條風水

續自汗出無大熱故用之設不汗出且大熱表法當不主此也後條裏水假如小便自利亡津而渇故用之不爾裏法當不主此也曰無大熱則有熱可知曰裏水乃軀殻之裏非臟腑之裏可知故俱得用越婢湯也

越婢湯者示微發表於不發之方也尚論傷寒太陽第三篇已詳之矣大牟取其通調營衛和緩之性較女婢尤過之而命其名也蓋麻黄石膏二物一甘熱

一甘寒合而用之脾偏於陰則和以甘熱胃偏於陽則和以甘寒乃至風熱之陽水寒之陰凡不和於中土者悉得用之何者中土不和則水穀不化其精悍之氣以實榮衛榮衛虛則或寒或熱之氣皆得壅塞其隧道而不通於表裏所以在表之風水用之而在裏之水兼渴而小便自利者咸必用之無非欲其不害中土耳不害中土自足消患於方萌抑何待水土平成乎

論金匱防已茯苓湯方　本文云皮水為病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四肢聶聶動者防已茯苓湯主之風水脉浮用防已黄芪湯矣而皮水即彷彿而用之前脉論中謂同一開鬼門而標中之本則微有分此方是也風水下鬱其土氣則用白术崇土薑棗和中皮水内合於肺金鬱泄之水漬於皮以淡滲之故以茯苓易白术加桂枝解肌以散水於外不用薑棗和之於中也况四肢聶聶風在營衛觸動經絡桂枝尤不可

少耶

論金匱麻黄附子湯杏子湯二方

本文云水之為病其脉沈小屬少陰浮者為風無水虛脹者為氣水發其汗即已脉沈者宜麻黄附子湯浮者宜杏子湯

此論少陰正水之病其脉自見沈小殊無外出之意若脉見浮者風發於外也無水虛脹者手太陰氣鬱不行也風氣之病發其汗則自已耳即脉沈無他證

者當倣傷寒少陰例用麻黄附子甘草湯盪動其水以救腎若脉浮者其外證必自喘當倣傷寒太陽例用麻黄杏子甘草石膏湯發散其邪以救肺此治金水二藏之大法也

論黄芪芍藥桂枝苦酒湯桂枝加黄芪二方

本文云黄汗之為病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黄如蘗汁脉自沈何從得之師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宜芪芍桂酒湯主

之

黄汗之病兩足自冷假令發熱此屬歴節食已汗出又身常暮盜汗者此勞氣也若汗出已反發熱者久久其身必甲錯發熱不止者必生惡瘡若身重汗出已輒輕者久久必身瞤瞤即胸中痛又從腰以上必汗出下無汗腰臗弛痛如有物在皮膚中狀劇者不能食身疼重煩燥小便不利此為黄汗桂枝加黄芪湯主之

兩證大同小異前一證以汗出而衛氣不固外水入

搏於營鬱而為熱熱盛則腫而發黃熱盛則耗其津液而作渴故以黃芪固護其衛以桂枝本方加苦酒引入營分散其水寒之邪但衛虛多汗不任發表故不用薑棗協助胃氣所恃者黃芪實衛之大力耳後一方用桂枝全方啜熱稀粥助其得汗加黃芪固衛以其發熱且兼自汗盜汗發熱故用桂枝多汗故加黃芪也其發汗已仍發熱邪去不盡勢必從表解之汗出輒輕身不重也久久身瞤胸中痛又以過汗而

傷其衛外之陽並胸中之陽也腰以上有汗腰以下無汗陽通而陰不通上下痞隔更宜黄芪固陽桂枝通陰矣黄汗與歴節有分陽火獨壅於上為黄汗陰水獨積於下為兩脛冷陽火盛及肌肉則發熱陰水寒及筋骨則歴節痛源同而流不同也食已汗出者食入於所長之陽與勞氣相摶散出為汗乃至氣門不閉津液常泄暮為盜汗也甲錯者皮間枯澁如鱗甲錯出也發熱不已熱入肉腠必生惡瘡留結癰膿

也腰髖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即内經痛痺逢寒則蟲之類也小便不利津液從汗越也不能食脾胃氣虛不能化穀也身體重衛氣不克分肉也煩燥胃熱上薫心肺也治黄汗之法盡發於此矣

論金匱桂枝去芍藥加麻黄附子細辛湯枳术湯

本文云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桂枝去芍藥加麻黄附子湯主之　又云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枳术湯主之

心下胃之上也胃中陽氣不布心下乃為水飲之陰占據堅大如盤阻其上下出入之坦道祗從邊旁轆轉雖總一陽氣之權不伸所致然有陰陽二候陽氣虛而陰氣乘之結於心下必用桂枝湯去芍藥之走陰而加麻黄附子細辛共散胸中之水寒以少陰主内水寒上入即從少陰温經散寒之法而施治也所以方下云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即愈可見胃中之陽不布即胸中之陽亦虛胸中陽虛並衛外之陽亦不

固故其汗出時如蟲行皮中尚顯陽氣滯濇之象設
非桂麻細辛協附子之大力心下水寒能散走皮中
乎水寒散斯重雲見晛而心下之堅大者豁然空矣
此神治也其有陽邪自結於陽位陰寒未得上入者
但用枳术二味開其痰結健其脾胃而陽分之陽邪
解之自易易耳

論海藏集仲景水氣例

海藏於治水腫一門務為致詳設為水氣問難求責

脉之有力無力藏沈府浮用藥大凡意在發明内經仲景其實渾是後人稟臼中無實得也其云高低内外輕重表裏隨經補瀉要當詳察肺胃腎三經病即瘥也此一語最為扼要然終未到家内經明謂三陰結謂之水三陰者太陰也足太陰脾手太陰肺氣結不行即成水病而水之源出自腎故少陰腎亦司之但當言肺脾腎不當言肺胃腎也何也胃不必言也胃本水穀之海五臟六腑之大源脾不能散胃之水

精於肺而病於中肺不能通胃之水道於膀胱而病於上腎不能司胃之關門時其輸泄而病於下所以胃中積水浸淫無所底止耳海藏舉肺胃腎而遺脾於至理不過一間未達原不必議其治例仍以肺沈大腸浮心沈小腸浮為言此則相沿之陋也詎知臟腑各分浮沈而大小二腸不當從上焦分診耶至於所集仲景水氣例則未窺宮牆富美反多門外邪僻矣夫仲景論雜證於水氣一門極其精詳惟恐足

太陰脾之健運失職手太陰肺之治節不行足少陰腎之關門不開並其府膀胱之氣化不行所用方藥皆不蹈重虛之戒立於無過之地海藏集仲景治肺癰葶藶大棗瀉肺湯為例是欲以瀉肺之法為瀉水之法矣集仲景治傷寒痞連兩脇雜證支飲在脇之十棗湯為例是欲以瀉胸脇及膀胱為瀉水之法矣何其敢於操刃而藉口仲景耶不但此也抑且假托後人治水之峻藥本之仲景謂三花神祐丸即十棗

湯加牽牛大黃輕粉除濕丹即神祐丸加乳香沒藥
玄青丹又即神祐丸加黄連黄蘗青黛集仲景之方
以傅會後人罪不容誅矣後人依樣葫蘆更改一味
二味即成一方不傷脾即瀉肺不瀉肺即瀉膀胱乃
致積水滔天載胥及溺絶無一人追悔從前用藥之
咎正以繇來者非一日耳水病門中成方百道求一
救肺氣之膹鬱而伸其治節之方無有也求一救膀
胱阻絶而伸其氣化之方無有也節取數方發明備

用臨病自出生心化裁是所望矣

脹病論

喻昌曰脹病與水病非兩病也水氣積而不行必至於極脹脹病亦不外水裹氣結血凝而以治水諸法施之百中無一愈者失於師承無人罔施妄投耳今天下醫脈久斷醫學久荒即欲效司馬子長擔簦負笈遍訪於江淮汶泗而師資果安在乎昌於斯世無地可以著錐然而皇皇斯人不敢自外請一比類為後學商之仲景

謂水病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然則脹病豈無血分腹中堅大如盤者乎多血少氣豈無左脇堅大如盤者乎多氣少血豈無右脇堅大如盤者乎故不病之人凡有癥瘕積塊痞塊即是脹病之根日積月累腹大如箕腹大如甕是名單腹脹不似水氣散於皮膚面目四肢也仲景所謂石水者正指此也胸中空曠氣食尚可從旁轆轉腹中大小腸膀胱逼處瘀濁占據水不下趨而泛溢無不至矣内經明脹病之旨而無

其治仲景微示其端而未立法然而比類推之其法不嘗詳也仲景於氣分心下堅大如盤者兩出其方一方治陰氣結於心下用桂枝去芍藥加麻黄附子細辛湯一方治陽氣結於心下用枳朮湯夫胸中陽位尚分陰氣陽氣而異其治況腹中至陰之處而可不從陰獨治之乎陰氣包裹陰血陰氣不散陰血且不露可驅其血乎舍雄入九軍單刀取勝之附子更有何藥可散其陰氣破其堅壘乎推之兩脇皆然但分氣血陰結之微甚

而水亦必從其類矣此等比類之法最上一乘非中材所幾和盤托出為引伸啟發之助

律七條

凡治水腫病不分風水皮水正水石水黃汗五證及脾肺腎三臟所主恣用驅水惡劣之藥及禹功舟車導水等定方者殺人之事也

凡治水腫病有當發汗散邪者不知兼實其衛致水隨汗越浸淫皮膚不復順趨水道醫之罪也

凡治水腫病遇渴而下利之證誤利其水致津液隨竭中土坐困甚者脈代氣促瀕於死亡醫之罪也

凡治水腫病遇少腹素有積塊疝瘕誤行發表攻裏致其人濁氣上衝胸胃大嘔大逆痛引陰筋卒死無救者醫殺之也

凡治水腫黃汗證乃胃熱釀成癉水誤用熱藥轉增其熱貽患癰膿醫之罪也

凡治水腫病不察寸口脈之浮沈遲數弦緊微濇以及

趺陽脉之浮數微遲等伏則無從辨證用藥動罹凶禍醫之罪也

凡治脹病而用耗氣散氣瀉肺瀉膀胱諸藥者殺人之事也

治病用藥貴得其宜病有氣結而不散者當散其結甚有除下蕩滌而其氣之結尚未遽散者漸積使然也今脹病乃氣散而不收更散其氣豈欲直裂其腹乎收之不能遽收亦漸積使然緩緩圖成可也若求

快意一朝如草頭諸方明明立見殺人若輩全不悔禍輾轉以售奸吾不知其何等肺腸千刼不能出地獄矣

黃癉門 法十五條 律三條

經言溺黃赤安卧者癉病溺黃赤者熱之徵也安靜嗜卧者濕之徵也所以有開鬼門潔凈府之法開鬼門者從汗而泄其熱於肌表也潔凈府者從下而泄其濕於小便也此特辨名定治之大端而精微要渺惟

金匱有獨昭焉要知外感發黄一證傷寒陽明篇中已悉金匱雖舉外感内傷諸黄一一發其底藴其所重尤在内傷茲特詳加表章為後學法程焉

金匱論外感熱鬱於内而發黄之證云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為風緩則為痺痺非中風四肢苦煩脾色必黄瘀熱以行其義取傷寒風濕相搏之變證為言見風性雖善行纔與濕相合其風即痺而不行但鬱為瘀熱而已及鬱之之極風性乃發風發遂挾其瘀熱以

行於四肢而四肢為之苦煩顯其風淫末疾之象挾其瘀熱以行於肌膚而肌膚為之色黄顯其濕淫外瀆之象其脉以因風生熱故浮因濕成痺故緩此而行内經開鬼門潔淨府之法俾風挾之熱從肌表出濕蒸之黄從小便出而表裏分消為有據也

金匱重出傷寒陽明病不解後成穀癉一證云陽明病脉遲者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小便必難此欲作穀癉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脉遲故也此因外

感陽明胃中之餘熱未除故食難用飽飽則食復生熱兩熱相合而發煩頭眩小便難腹滿勢所必至在陽明證本當下陽明而至腹滿尤當急下獨此一證下之腹滿必如故非但無益反增困耳以其脉遲而胃氣空虛津液不充其滿不過虛熱内壅非結熱當下之比金匱重出此條原有深意見脉遲胃虛下之既無益而開鬼門潔淨府之法用之無益不待言矣嘗憶一友問仲景云下之腹滿如故何不立一治法

余曰仲景必用和法先和其中後乃下之友曰何以知之余曰仲景云脉遲尚未可攻味一尚字其當攻之旨躍然金匱又云諸黄腹痛而嘔者用小柴胡湯觀此仍是治傷寒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之法是以知之耳陳無擇治穀癉用穀芽枳實小柴胡湯差識此意但半消半和半下三法並用漫無先後較諸仲景之絲絲必貫相去遠矣

金匱又云趺陽脉緊而數數則為熱熱即消穀緊則為

寒食即為滿尺脉浮為傷腎趺陽脉緊為傷脾風寒相搏食穀則眩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濁氣下流小便不通陰被其寒熱流膀胱身體盡黄名曰穀癉此論内傷發黄直是開天闢地未有之竒東垣脾胃論彷彿什一後世樂宗金匱奥義置之不講殊可慨也請細陳之人身脾胃居於中土脾之土體陰而用則陽胃之土體陽而用則陰兩者和同則不剛不柔胃納穀食脾行穀氣通調水道灌注百脉相得益彰其用

大矣惟七情饑飽房勞過於內傷致令脾胃之陰陽不相協和胃偏於陽無脾陰以和之如造化之有夏無冬獨聚其熱而消穀脾偏於陰無胃陽以和之如造化之有冬無夏獨聚其寒而腹滿其人趺陽之脉緊寒數熱必有明徵診其或緊或數而知脾胃分主其病診其緊而且數而知脾胃合受其病法云精矣然更有精焉診其兩尺脉浮又知並傷其腎夫腎脉本沈也胡以反浮蓋腎藏精者也而精生於穀脾不

運胃中穀氣入腎則精無禆而腎傷故沈脉反浮也知尺脉浮為傷腎則知趺陽脉緊即為傷脾然緊乃肝脉正仲景所謂緊乃弦狀若弓弦之義脾脉舒緩受肝木之尅賊則變緊肝之風氣乘脾聚之寒氣兩相摶激食穀即眩是穀入不能長氣於胃陽而反動風於脾陰即胃之聚其熱而消穀者亦不過蒸為腐敗之濁氣而非精華之清氣矣濁氣繇胃熱而下流入膀胱則膀胱受其熱氣化不行小便不通一身盡黄

濁氣由脾寒而下流入腎則腎被其寒而尅賊之餘其腹必滿矣究竟穀癉由胃熱傷其膀胱者多由脾寒傷其腎者十中二三耳若飲食傷脾加以房勞傷腎其證必腹滿而難治矣仲景於女勞癉下重申其義曰腹如水狀不治豈不深切著明乎

女勞癉額上黑謂身黄加以額黑也黑為北方陰晦之色乃加於南方離明之位此必先有胃熱脾寒之濁氣下流入腎益以女勞無度而後成之其由來自非

一日肘後謂因交接入水所致或有所驗然火炎薪燼額色轉黑雖不入水其能免乎故脾中之濁氣下趨入腎水土互顯之色但於黄中見黑滯耳若相火從水中上炎而合於心之君火其勢燎原烟燄之色先透於額乃至微汗亦隨火而出於額心之液且外亡矣手足心熱内傷皆然日暮陽明用事陽明主闔收斂一身之濕熱疾趨而下膀胱因而告急其小便自利大便黑時溏又是膀胱畜血之驗腹如水狀實

非水也正指畜血而言也故不治

酒癉心中懊憹而熱不能食時欲吐酒為濕熱之最氣歸於心肺味歸於脾胃久積之熱不下行而上觸則生懊憹痞塞中焦則不能食其濕熱之氣不下行而上觸則為嘔嘔則勢轉橫逆遍漬周身也傷寒論謂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身必發黄是知熱甚於內者皆足致此非獨酒矣

金匱治酒癉用或吐或下之法云酒黄癉必小便不利

其候心中熱足下熱是其證也又云或酒無熱清言了了腹滿欲吐鼻煤其脉浮者先吐之沈弦者先下之又云心中熱欲吐者吐之愈又云心中懊憹或熱痛梔子大黄湯主之又云下之久久為黒癉言雖錯出義實一貫蓋酒之積熱入膀胱則氣化不行必小便不利積於上焦則心中熱積於下焦則足下熱其無心中足下熱者則清言了了而神不昏但見腹滿欲吐鼻煤三證可知其膈上與腹中陰陽交病須分

先後治之當辨脉之浮沈以定吐下之先後脉浮病在膈上陽分居多先吐上焦而後治其中滿脉沈弦病在腹中陰分居多先下其中滿而後治其上焦若但心中熱欲嘔則病全在上焦吐之即愈何取下為哉其酒熱内結心神昏亂而作懊憹及痛楚者則不可不下但下法乃刼病之法不可久用久久下之必脾肺之陽氣盡傷不能統領其陰血其血有日趨於敗而變黑耳曾謂下法可瀆用乎仲景於一酒癉臚

列先後次第以盡其治其精而且詳若此

酒癉之黑與女勞癉之黑殊不相同女勞癉之黑為腎氣所發酒癉之黑乃榮血腐敗之色榮者水穀之精氣為濕熱所瘀而不行其光華之色轉為晦黯心胸嘈雜如啖蒜虀狀其芳甘之味變為酸辣乃至肌膚抓之不仁大便正黑脈見浮弱皆肺金節治之氣不行而血瘀也必復肺中清肅之氣乃可驅榮中瘀濁之血較女勞癉之難治特一間耳方書但用白朮湯

理脾氣解酒熱以言治抑何庸陋之甚耶

黄癉由於火土之熱濕若合於手陽明之燥金則熱濕燥三氣相摶成黄其人必渴而飲水有此則去濕熱藥中必加潤燥乃得三焦氣化行津液通渴解而黄退渴不解者燥有未除耳然非死候也何又云癉而渴者難治則更慮其下泉之竭不獨云在中之津液矣

合論金匱桂枝黄芪湯小柴胡湯麻黄醇酒湯三方

仲景治傷寒方首用麻黄湯為表法今觀金匱治黄癉之用表主之以桂枝黄芪湯小柴胡湯附之以千金麻黄醇酒湯明示不欲發表之意故其方首云諸病黄家但利小便假令脈浮當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黄芪湯可見大法當利小便必脈浮始可言表然癉證之脈多有榮衛氣虚濕熱乘之而浮故用桂枝黄芪湯和其榮衛用小柴胡湯和其表裏但取和法為表法乃仲景之微旨也而表實發黄當汗之證豈曰無

之再取千金麻黄醇酒湯一方附入必不自出麻黄
峻表之方背立法之本意又仲景之苦心也讀此而
治病之機宛然心目矣
桂枝黄芪湯　表虛者必自汗汗雖出而邪不出
故用桂枝黄芪以實表然後可得驅邪之正汗
此義不可不知
小柴胡湯　邪正相擊在下則痛在上則嘔即傷
寒論邪高痛下之旨也故取用和表裏之法和

其上下

千金麻黄醇酒湯　表有水寒入於榮血閉而不散熱結為黄故頼麻黄頗力開結散邪加醇酒以行之也

合論金匱大黄硝石湯梔子大黄湯茵陳蒿湯三方濕熱鬰蒸而發黄其當從下奪亦須倣治傷寒之法裏熱者始可用之重則用大黄硝石湯蕩滌其濕熱如大承氣湯之例稍輕則用梔子大黄湯清解而兼下

奪如三黄湯之例更輕則用茵陳蒿湯清解為君微加大黄為使如梔豉湯中加大黄如博碁子大之例是則汗法固不敢輕用下法亦在所慎施以瘟證多夾内傷不得不回護之耳

大黄硝石湯　熱邪内結而成腹滿與傷寒當急攻下之證無異故以大黄硝石二物蕩邪開結然小便赤則膀胱之氣化亦熱又藉蘗皮梔子寒下之力以清解其熱也

梔子大黄湯　此治酒熱内結昏惑懊憹之劑然傷寒證中有云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身必發黄是則諸凡熱甚於内者皆足致此非獨酒也

茵陳蒿湯　此治穀癉寒熱不能食之方然此由脾胃内鬱之熱外達肌膚與外感之寒熱少異熱壅於胃故不能食方中但治裏熱不解表邪從可識矣

論瓜蒂湯方　瓜蒂湯吐藥也邪在膈上淺而易及用此湯以吐去其黄水正內經因其髙而越之之旨也然此亦仲景治傷寒之正方曷為治癉證但附於後是亦不欲輕用之意矣

合論金匱小建中湯小半夏湯二方

黄癉病為濕熱之所釀矣然有濕多熱少者有濕少熱多者有濕熱全無者不可不察也仲景慮癉病多夾內傷故爾慎用汗吐下之法其用小建中湯則因

男子發黄而小便自利是其裏無濕熱惟以入房數擾其陽致虚陽上泛為黄耳故不治其黄但和榮衛以收拾其陽聽其黄之自去即取傷寒邪少虚多心悸而煩合用建中之法以治之此其一端也又有小便本赤黄治之其色微減即當識其藴熱原少或大便欲自利腹滿上氣喘急即當識其脾濕原盛或兼寒藥過當宜急用小半夏湯温胃燥濕儻更除其熱則無熱可除胃寒起而呃逆矣此又一端也凡治濕

熱而不顧其人之虛寒者覩此二義能無悚惕耶

小建中湯　即桂枝湯倍芍藥加膠飴也男子數

攖其陽致虛陽上泛為黃用此湯固護其衛則

陽不能外越而芍藥之酸收其上泛之陽以下

歸於陰甘草膠飴培其中土土厚則所收之陽

不能復出此天然絕妙之方也然必小便自利

證非濕熱者乃可用之不然寧不犯酒家用桂

枝嘔家用建中之大禁乎

小半夏湯　小便色小變而欲自利濕雖積而熱則微若其脾濕不行而滿脾濕動肺而喘此但當除濕不可除熱熱除則胃寒氣逆而噦矣凡遇濕多熱少之證俟其熱小除即用此以溫胃燥濕其治熱多濕少當反此推之

合論金匱猪膏髮煎茵陳五苓散二方

此治濕熱中重加燥證之方也燥者秋令也夏月火炎土燥無俟入秋濕土轉燥之證已多不可不察況

乎鬱蒸之濕熱必先傷乎肺金肺金一燥則周身之皴揭禁固有不可勝言者所以仲景於癉證中出此二方後人罔解其意按劍相盼不敢取用詎不深可惜乎然燥有氣血之分猪膏煎藉血餘之力引入血分而潤其血之燥並藉其力開膀胱瘀血利其小水小水一利將濕與熱且俱除矣其五苓散原有燥濕滋乾二用今人頗能用之本草言茵陳能除熱結黃癉小便不利用之合五苓以潤氣分之燥亦並其濕

與熱而俱除矣製方之妙夫豈思議之可幾哉

猪膏髮煎　肘後方云女勞癉身目盡黃發熱惡瘡少腹滿小便難以大熱大勞交接入水所致者用此方又云五癉身體四肢微腫胸滿不得汗汗出如黃蘗汁由大汗出入水所致者猪脂一味服其意以身內黃水因受外水遏抑而生與仲景治血燥之意相遠惟傷寒類要云男子女人黃癉食飲不消胃脹熱生黃衣在胃中有

乾屎使然猪脂煎服下乃愈是則明指血燥言矣葢女勞癉血瘀膀胱非直入血分之藥必不能開仲景取用寅蟲水蛭礬石無非此義然寅蛭過峻不可以治女勞礬石過燥又不可以治女勞之燥故更立此方以濟之世之入多寶山而空手歸者可勝道哉

茵陳五苓散　濕熱鬱蒸於内必先燥其肺氣以故小水不行五苓散開腠理致津液通血氣且

有潤燥之功而合茵陳之辛凉清理肺燥肺金一潤其氣清肅下行膀胱之壅熱立通小便利而黄去矣

論金匱硝石礬石散方

此治女勞癉之要方也原文云黄家日晡所發熱而反惡寒此為女勞得之膀胱急小腹滿身盡黄額上黑足下熱因作黑癉其腹脹如水狀大便必黑時溏此女勞之病非水也腹滿者難治硝石礬石散主之

從來不解用硝石之義方書俱改為滑石礬石散方下謬云以小便出黃水為度且並改大黃硝石湯為大黃硝石湯醫學之陋一至此乎夫男子血化為精精動則一身之血俱動以女勞而傾其精血必繼之故因女勞而尿血者其血尚行猶易治也因女勞而成癉者血瘀不行為難治矣甚者血瘀之久大腹盡滿而成血蠱尤為極重而難治矣味仲景之文及製方之意女勞癉非亟去其膀胱少腹之瘀血萬無

生路在傷寒熱瘀膀胱之證其人下血乃愈血不下者用抵當湯下之亦因其血之暫結可峻攻也此女勞癉畜積之血必匪朝夕峻攻無益但取石藥之悍得以疾趨而下達病所硝石鹹寒走血可消逐其熱瘀之血故以為君礬石本草謂其能除錮熱在骨髓用以清腎及膀胱臟腑之熱並建消瘀除濁之功此方之極妙極妙者也以陳無擇之賢模稜兩可其說謂無發熱惡寒脈滑者用此湯若發熱惡寒其脈浮

際則以滑石石膏治之青天白日夢語喃喃况其他乎世豈有血畜下焦反見浮滑且數之脉者乎妄矣妄矣

夏月天氣之熱與地氣之濕交蒸人受二氣内鬱不散發為黄癉與龕醬無異必從外感汗下吐之法去其濕熱然夏月陽外陰内非如冬月傷寒人氣伏藏難動之比仲景慎用三法之意昌明之矣其穀癉酒癉女勞癉則人自内傷與外感無涉仲景補内經之闕

曲盡其微昌並明之矣至於陰癉一證仲景之方論已亡千古之下惟羅謙甫茵陳附子乾薑甘草湯一方治用寒涼藥過當陽癉變陰之證有合往轍此外無有也今人但云陽癉色明陰癉色晦此不過氣血之分辨之不清轉足誤人如酒癉變黑女勞癉額上黑豈以其黑遂謂陰癉可用附子乾薑乎夫女勞癉者真陽為血所壅閉尚未大損瘀血一行陽氣即通矣陰癉則真陽衰微不振一任濕熱與濁氣敗血團

結不散必復其陽錮結始開倘非離照當空幽隱胡由畢達耶學者試於前卷方論中究心焉思過半矣

律三條

黄癉病得之外感者誤用補法是謂實實醫之罪也

黄癉病得之内傷者誤用攻法是謂虚虚醫之罪也

陰癉病誤從陽治襲用苦寒倒行逆施以致極重不返者醫殺之也

陰癉無熱惡寒小便自利脈遲而微誤開鬼門則肌

膚冷鞕自汗不止誤潔淨府則膀胱不約小便如奔
死期且在旦暮况於吐下之大謬乎即以平善之藥
遷延亦為待斃之術耳在半陰半陽之證其始必先
退陰復陽陰退乃從陽治若以附子黄連合用必且
有害奈何純陰無陽輒用苦寒耶

肺癰肺痿門　論一首　法十三條　律四條

論曰肺癰肺痿之證誰秉内照曠然洞悉請以一得之
愚僣為敷陳人身之氣禀命於肺肺氣清肅則周身之

氣莫不服從而順行肺氣壅濁則周身之氣易致横逆而犯上故肺癰者肺氣壅而不通也肺痿者肺氣委而不振也纔見久咳上氣先須防此兩證肺癰由五臟蘊崇之火與胃中停蓄之熱上乘乎肺肺受火熱熏灼即血為之凝血凝即痰為之裹遂成小癰所結之形日長則肺日脹而脅骨日昂迺至咳聲頻併濁痰如膠發熱畏寒日晡尤甚面紅鼻燥胸生甲錯始先即能辨其脉證屬表屬裏極力開提攻下無不愈者奈何醫學無傳

爾我形骸視等隔垣但知見欬治欬或用牛黄犀角龔以解熱或用膏子油粘龔以潤燥或朝進補陰丸或夜服清胃散千蹊萬徑無往非殺人之算病者亦自以為虛勞尸瘵莫可奈何迨至血化為膿肺葉朽壞傾囊吐出始識其證十死不救嗟無及矣間有癰小氣壯胃强善食其膿不從口出或順趨肛門或旁穿脅肋仍可得生然不過十中二三耳金匱治法最精用力全在未成膿之先今人施於既成膿之後其有濟乎肺痿者其積

漸已非一日其寒熱不止一端總由胃中津液不輸於肺肺失所養轉枯轉燥然後成之葢肺金之生水精華四布者全藉胃土津液之富上供罔缺但胃中津液暗傷之竇最多醫者粗豪不知愛護或腠理素疎無故而大發其汗或中氣素餒頻吐以倒傾其囊或癉成消中飲水而渴不解泉竭自中或腸枯便秘強利以求其快漏卮難繼只此上供之津液坐耗歧逐於是肺火日熾肺熱日深肺中小管日窒咳聲以漸不揚胸中脂膜日

乾咳痰難於上出行動數武氣即喘鳴沖擊連聲痰始一應金匱治法非不彰明然混在肺癰一門況難解其精意大要緩而圖之生胃津潤肺燥下逆氣開積痰止濁唾補真氣以通肺之小管散火熱以復肺之清肅如半身痿廢及手足痿軟治之得法亦能復起雖云肺病近在胸中呼吸所關可不置力乎肺癰屬在有形之血血結宜驟攻肺痿屬在無形之氣氣傷宜徐理肺癰為實誤以肺痿治之是謂實實肺痿為虛誤以肺癰治之

是為虛虛此辨證用藥之大畧也

金匱論肺癰肺痿之脉云寸口脉數其人欬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為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欬即胸中隱隱痛脉反滑數此為肺癰欬唾膿血脉數虛者為肺痿數實者為肺癰

兩手寸口之脉原為手太陰肺脉此云寸口脉數云滑數云數虛數實皆指左右三部統言非如氣口獨主右關之上也其人欬口中反有濁唾涎沫頃之遍

地者為肺痿言欬而口中不乾燥也若咳而口中辟辟燥則是肺已結癰火熱之毒出現於口咳聲上下觸動其癰胸中即隱隱而痛其脉必見滑數有力正邪氣方盛之徵也數虛數實之脉以之分别肺痿肺癰是則肺痿當補肺癰當瀉隱然言表

金匱論肺癰又云寸口脉微而數微則為風數則為熱微則汗出數則畏寒風中於衛呼氣不入熱過於榮吸而不出風傷皮毛熱傷血脉風舍於肺其人則咳口乾

喘滿燥不渴時唾濁沫時時振寒熱之所過血為之凝滯畜結癰膿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膿成則死

肺癰之脉既云滑數此復云微數者非脉之有不同也滑數者已成之脉微數者初起之因也初起以左右三部脉微知其衛中於風而自汗左右三部脉數知為榮吸其熱而畏寒然風初入衛尚隨呼氣而出不能深入所傷者不過在於皮毛皮毛者肺之合也風由所合以漸舍肺俞而咳唾振寒兹時從外入者

從外出之易易也若夫熱過於榮即隨吸氣深入不出而傷其血脉矣衛中之風得榮中之熱留戀固結於肺葉之間乃致血為凝滞以漸結為癰膿是則有形之敗濁必從瀉肺之法而下驅之若得其毒隨驅下移入胃入腹入腸再一驅即盡去不留矣安在始萌不救聽其膿成而致肺葉腐敗耶

金匱於二證用徹土綢繆之法治之於蚤然先從脉辨其數虛數實次從口辨其吐沫乾燥然更出一捷要之

法謂咳嗽之初即見上氣喘急者乃外受風寒所致其脈必浮宜從越婢加半夏之法及小青龍加石膏之法亟為表散不爾即是肺癰肺痿之始基故以咳嗽上氣病證同敘於肺癰肺痿之下而另立痰飲咳嗽本門原有深意見咳而至於上氣即是肺中壅塞逼迫難安尚何等待不急散邪下氣以清其肺乎然亦分表裏虛實為治不當誤施轉增其困矣

金匱云上氣面浮腫有息其脈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

又云上氣喘而燥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

上氣之候至於面目浮腫鼻有息音是其肺氣壅逼

上而不下加以其脉浮大氣方外出無法可令內還

而下趨故云不治也加利則上下交爭更何以堪之

肺脹而發其汗者即內經開鬼門之法一汗而令風

邪先泄於肌表水無風戰自順趨而從下出也若夫

面目浮腫鼻有息音其瘦全在氣逆氣可外泄乎況

乎逆上者未已可盡泄乎外不可泄而內又不能返

故云不治良工苦心以漸收攝其氣順從膀胱之化

尚可得生故知不治二字原活初非以死限之矣

論金匱甘草乾薑湯　法云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

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

故也此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用甘草乾薑湯以溫

之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

肺熱則膀胱之氣化亦熱小便必赤澁而不能多若

肺痿之後但吐涎沫而不咳復不渴反遺尿而小便

數者何其與本病相反耶必其人上虛不能制下以故小便無所収攝耳此為肺中冷陰氣上巔侮其陽氣故必眩陰寒之氣凝滯津液故多涎唾若始先不渴服溫藥即轉渴者明是消渴飲一溲二之證消渴又與癰疽同類更當消息之矣

論金匱射干麻黄湯　厚朴麻黄湯　二方

法云欬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黄湯主之

咳而脈浮者厚朴麻黄湯主之

上氣而作水雞聲乃是痰礙其氣氣觸其痰風寒入
肺之一驗耳發表下氣潤燥開痰四法萃於一方用
以分解其邪不使之合此因證定藥之一法也若咳
而其脈亦浮則外邪居多全以外散為主用法即於
小青龍湯中去桂枝芍藥甘草加厚朴石膏小麥仍
從肺病起見以故桂枝之熱芍藥之收甘草之緩概
示不用而加厚朴以下氣石膏以清熱小麥引入胃
中助其升發之氣一舉而表解脈和於以置力於本

病然後破竹之勢可成耳一經裁酌直若使小青龍
載肺病騰空而去神哉快哉

論金匱澤漆湯　法云咳而脉沈者澤漆湯主之
脉浮為在表脉沈為在裏表裏二字與傷寒之表裏
大殊表者邪在衛即肺之表也裏者邪在榮即肺之
裏也熱過於榮吸而不出其血必結血結則痰氣必
為外裏故用澤漆之破血為君加入開痰下氣清熱
和榮諸藥俾堅壘一空元氣不損製方之意若此

論金匱皂莢丸　法云咳逆上氣時時唾濁坐不得眠

皂莢丸主之

火熱之毒結聚於肺表之裏之清之温之曽不少應

堅而不可攻者又用此丸豆大三粒朝三服暮一服

吞適病所如棘針徧刺四面環攻如是多日庶幾無

堅不入聿成蕩洗之功不可以藥之微賤而少之也

胸中手不可及即謂為代針丸可矣

論金匱麥門冬湯　法云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

氣者麥門冬湯主之

此胃中津液乾枯虚火上炎之證治本之良法也夫用降火之藥而火反升用寒涼之藥而熱轉熾者徒知與火熱相爭未思及必不可得之數不惟無益而反害之凡肺病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胃氣者肺之母氣也本草有知母之名者謂肺藉其清涼知清涼為肺之母也有貝母之名者謂肺藉其豁痰寶豁痰為肺之母也然屢施於火逆上氣咽喉不利之證

而屢不應名不稱矣孰知仲景有此妙法於麥冬人參甘草粳米大棗大補中氣大生津液隊中增入半夏之辛温一味其利咽下氣非半夏之功實善用半夏之功擅古今未有之竒矣

論金匱桔梗湯　法云欬而胸滿振寒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為肺癰桔梗湯主之此上提之法也癰結肺中乘其新造未固提而出之所提之敗血或從唾出或從便出而可愈與滋蔓難

圖膿成自潰之死證迥殊膿未成時多服此種亦足以殺其毒勢而堅者漸瑕壅者漸通也然用藥必須有因此因胸滿振寒不渴病不在裏而在表用此開提其肺氣適為恰當如其勢已入裏又當引之從胃入腸此法殊不中用矣

論金匱葶藶大棗瀉肺湯　法云肺癰不得卧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附方云肺癰胸滿脹一身面目浮腫鼻塞清涕出不聞香臭酸辛欬逆上氣喘鳴迫塞

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三日一服可服至三四劑先服小青龍湯一劑乃進

此治肺癰喫緊之方也肺中生癰不瀉其肺更欲何待然日久癰膿已成瀉之無益日久肺氣已索瀉之轉傷惟血結而膿未成當亟以瀉肺之法奪之亦必其人表證盡入於裏因勢利導乃可為功所附之方項下純是表證何其甘悖仲景而不辭然亦具有高識遠意必因其裏證不能少待不得不用之耳其云

先服小青龍湯一劑乃進情可識矣論其常則當升散開提者且未可下奪論其急則當下奪者徒牽制於其外反昧膿成則死之大戒安得以彼易此哉

論金匱越婢加半夏湯　小青龍加石膏湯　二方

法云欬而上氣此為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之又云肺脹欬而上氣煩燥而喘脈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加石膏主之

前一方麻黄湯中以杏仁易石膏而加薑棗則發散

之力微而且緩後一方中以證兼煩燥宜發其汗麻
桂藥中加入石膏其力轉猛然監以芍藥五味子乾
薑其勢下趨水道亦不至過汗也越婢方中有石膏
無半夏小青龍方中有半夏無石膏觀二方所加之
意全重石膏半夏二物協力建功石膏清熱藉辛溫
亦能豁痰半夏豁痰藉辛涼亦能清熱不然石膏可
無慮半夏在所禁矣前麥門冬方中下氣止逆全藉
半夏入生津藥中此二方又藉半夏入清熱藥中仲

景加減成方無非生心化裁後學所當神往矣

再論肺痿肺癰之病皆燥病也肺稟清肅之令乃金寒水冷之臟火熱熏灼久久失其清肅而變為燥肺中生癰其津液全裹其癰不溢於口故口中辟辟然乾燥肺熱成痿則津液之上供者悉從燥熱化為涎沫濁唾證多不渴較胃中津液盡傷母病累子之痿又大不同祇是津液之上輸者變為唾沫肺不需其惠澤耳若夫痿病津液不能滅火反從火化累年積

歲肺葉之間釀成一大火聚以清涼投之扞格不入矣然雖扞格固無害也設以燥熱投之以火濟火其人有不坐斃者乎半夏燥藥也投入肺中轉增其患自不待言但清涼既不能入惟燥與燥相得乃能入之故用半夏之燥入清涼生津藥中則不但不燥轉足開燥其濁沫隨逆氣下趨久久津液之上輸者不結為涎沫而肺得霑其漬潤痿斯起矣人但知半夏能燥津液孰知善用之即能驅所燥之津液乎此精

緼也

附方　六方係孫奇輩採附金匱者論具本方之下

外臺炙甘草湯治肺痿涎唾多心中温温液液者

千金甘草湯

千金生薑甘草湯治肺痿咳涎沫不止咽燥而渴

千金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治肺痿吐涎沫

外臺桔梗白散治欬而胸滿振寒脈數咽喉不渴時

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為肺癰

千金葦莖湯治欬有微熱煩滿胸中甲錯為肺癰

律十條

凡虛勞病畏寒發熱者衛虛則畏寒營虛則發熱耳當緩調其營衛俾不相亢戰則寒熱自止若以外感少陽經主寒熱用小柴胡湯治之乃至汗多而衛傷於外便溏而營傷於內寒熱轉加醫之罪也

凡虛勞病多有發熱者須辨其因之内外脉之陰陽時之早晚而定其治若通套退熱之藥與病即不相當

是謂誅伐無過邪反不服乃至熱久血乾津竭十死不救醫之罪也

凡虛勞病多有奪血而無汗者若認為陽實而責其汗必動其血是名下厥上竭醫殺之也

凡虛勞病最防脾氣下溜若過用寒涼致其人清穀者醫之罪也

凡治骨蒸發熱熱深在裏一切輕揚之藥禁不可用用之反引熱勢外出而增其爔灼乾津液肌肉枯槁四

出求其止在内裏時蒸時退且不可得安望除熱止
病乎醫之罪也
凡治癆瘵發熱乘其初成胃氣尚可勝藥急以峻劑加
入人參導血開囊退熱行痰全生保命所關甚大遲
則其人胃虛氣餒羸瘠不堪即醫良法妙亦何為哉
此非醫罪繩趨尺步昧於行權隱忍不言欲圖僥倖
反為罪也
凡治小兒五疳即大人五勞也幼科知用五疳之成方

而不知五勞曲折次第初起者治之可以得效胃虚者服之有死而已蓋膽草蘆薈宣胡黄連極苦大寒兒不能勝耳大方亦然謂五藏有虚勞實勞恣用苦寒罪莫逃也

婦女㾴瘵十中二三衝為血海瘀積不行乃至血乾經斷骨蒸潮熱夜夢鬼交宜急導其血加人參以行之程功旦夕可也若以丸藥緩治王道緩圖坐以待斃醫之罪也

嘗富後貧名曰脫營嘗貴後賤名曰失精脫營失精非病關格即病虛勞宜以漸治其氣之結血之凝乃至流動充滿程功千日可也醫不知此用補用清總不合法身輕骨瘦精神其能久居乎此非醫罪遷延貽誤薄乎云爾

婦人遭其夫離絕菀結不解亦多成關格虛勞二候此與二陽之病發心肺大同月事時下知未甚也亦如前法程功百日氣血流行可無患也不月者亦須程

功千日從事空王消除積恨可也此亦非醫罪但以其勢緩而姑任之不蚤令其更求良治遷延圖利心孽難除耳

醫門法律卷十二